

或問曰。該報何故出此無價值最卑劣之手段乎。答之曰。該報自陳杜若。不度德。不量力。在妄而著。訓大漢報之文。甘爲戎首。指責余觀海。李珠明。顏志炎。黃孔昭。四君之名以挑戰。余黃二君。因其無理取鬧。起而誅之。莊諧并作。鎗鎗到身。使陳樹人身無完膚。又爲大同社同人所譏笑。不得已始哀求伍林兩牧師。出爲和事佬。及黃君止其毀陳樹人之文。而顏君又繼而起。至此時。陳樹人欲。無可。噤口若寒蟬。全軍敗北。而大漢報。勝。高唱凱歌。聲。已爲華僑所公認。彼輩乃於無可奈何之中。欲爲遮羞之具。又恨顏君到來。爲大漢報多一助力。故造作此種種。以離間之。欲使其互相猜忌。雞籠內亂。使顏君不安於位而去之。而取其漁人之利。此不戰之。最深毒之謀也。殊不知致公堂同人。盡皆明達洞達世故之人。早已燭其奸計。知其謀去顏君。以傾大漢報之目的。聞已一笑置之。亦徒見其枉作小人而已。或曰。顏子之言。然後知子新新民國報毫無價值。與乎李公武等手段卑劣之爲定論也。(完)

重要電報

時局中之黎黃陂

上海拾七日電。總統馮國璋。昨遣汪大燮林長民。前往天津。謁見黎黃陂。詢以對於時局之意見。

過激派奪據伊爾庫次克

彼得格勒同日電。俄國過激派軍隊。劇戰六日後。奪據東西伯利亞之伊爾庫次克。盡將哥克及武備生。解除武裝。現在全鎮歸兵工會管轄。聞西伯利亞省會。亦被過激派之兵佔領。

政府調軍南下

上海同日電。自石星川黎天才進攻武漢之事發現後。馮總統甚爲憤慨。已令曹錕王占元趙倜。會同往剿。

山西疫症流行續聞

豐鎮全日電。山西各處。疫症流行。蔓延保德州。及左近村落。居民死於街道者。爲數頗衆。查保德州在甯武府以西。濱于黃河云。

粵省調軍赴湘助戰

香港全日電。廣東督軍莫榮新。自接到唐繼堯急電後。籌備戰事。率軍進行。現調拔軍隊。馳赴湖南。助攻岳州。頃聞程璧光調所部艦隊。圖攻瓊州。勸龍濟光投降。龍尚未答覆。

日本對華之態度

東京同日電。中國南方。內亂情形。有漸漸重大之傾向。日本政府。以居留外人。萬一失其保護力。則有非常之危險。特爲充分之警備云。

海參威紛亂之日人觀

東京全日電。日皇嘉仁。已於星期一。召見外務大臣。垂詢協約國所傳與俄國軍械。現屯於海參威。是否過激派所

奪去。外務大臣答以。並無確實消息。旋外務大臣以過激派。握海參威之警察權。召集海陸軍長。會議良久。籌備保護之法。聞反對該派之哥薩克騎隊。由西伯利亞前來。希圖攻奪該埠。駐海參威日本領事。頃接伊爾庫次克消息。過激派在該處大起叛亂。與哥薩克騎隊。劇戰數場。哥薩克敗績云。

時事雜錄

倫敦全日電。海軍當局發表。近一星期間。英國船舶進口者。二千一百零六艘。出口者。二千一百八十四艘。逾千六百噸之商船。被潛艇或水雷而沉者。六艘。前星期間。十八艘。不過千噸者。二艘。前星期間。三艘。又被襲擊而脫免之船五艘。漁船沉沒二艘。

巴黎全日電。瑞士政府。已正式公認芬蘭獨立。

倫敦全日電。俄京路透電云。傳聞俄國廢帝以其眷屬。在度波路斯基附近。脫身潛遁。不知下落。

倫敦全日電。海軍部公報。元月十二日止之一星期間。千六百噸以上之商船。被沉沒者五艘。千六百噸以下者一艘。又被攻而脫險之船二艘。同時船舶進口者七百九十三艘。出口者七百五十一艘。

倫敦全日電。特爾斯波路馬士電云。美國帆船滿尼多。在根拿利羣島左近。被潛艇艇擊沉。乘員皆遇救。

彼得格勒同日電。此間接到消息。荷穆斯克之西伯利亞共和國總務處。發出命令。國會未召集以前。凡輸入俄國之食料。一律禁止。

彼得格勒同日電。俄國過激派政府。下令軍隊。通緝羅尼亞王弗腓南。解來本京監禁云。

本埠新聞

致公堂定期開會

是星期六晚(即十九號)本堂開會。招納新義士。如會員介紹有新義士入會者。即印到本堂書記處報名。是荷。中華民國七年。元月拾七號。雲埠致公堂預啓。

板廠管車工人罷工

西人畢蘇姆氏。乃管車工人聯會之代表。于昨晚在工商會聚會。宣布罷工之起點。因管車工人要求東主增給工值。每星期二十一元。并每日當工九點鐘。過期照原工值加給一半。而向來之工值。每月僅得六十五至七十五元。每日當工十一句鐘。又逢星期日要工人將馬身洗刷。是以各工人均不滿意。特提出要求。惟該廠司理人依力堪巴氏。不承認其黨。亦不允與其黨磋商。故有此之聯今罷工云。

竺西氏專醫內外科
各花柳症應驗丸散佈告

良醫與良相 壽民如壽國
大國手竺西氏先生學有心得術貫岐黃活人無算是以名揚中外。弟到英屬未久飲食寒涼過多以至腎虛耳鳴小便數大便結尿後遺精腰膝痛四肢乏力思腎爲先天之原治不容緩近延某醫調治數月投以大劑數十服而罔效適聞各報莫不稱竺西氏醫術如神於是付信詳述病前前後後付銀求大國手訂症賜來茶丸二次服後大減再蒙先生賜來阿瑣丸兼贈以玉桂及利大便丸服之厥疾皆瘳可知先生用藥得當名不虛傳敬撰數言以申紀念。英屬始罷 甯邑 弟丘准聲拜頌

竺西氏治內外各症良醫也
良醫良相 再生之德
大國手竺西氏先生鑒。弟前在唐山課業爲業不免勞心然鄉居世境艱難仰視俯事需財不得不別故鄉走南洋冀得餘資以慰父老之望人所同情也到來未久在英屬都期度暫作傭工運也不及及於疾厄大約因勞心勞力曾吐血一兩次心口乳部常痛又似膀胱受濕經延醫多次數月以來絲毫無愈自亦不知由何所發也久聞大國手竺西氏之良醫是以將症原由并即付銀求他批症發藥訂病賜來水茶丸散服之大見功效再取第二次藥而食之各病皆瘳今神氣強健大勝從前弟感竺西氏良醫理應報答未能惟有靈弟之棉力登諸報章俾梓里染疾求治者知其止焉。先生醫館寓金山大埠企李街七百七十號。民國四年五月。日社英屬安且由省都期度弟吳春園恭

神平技矣 濟世良醫
大國手竺西氏先生鑒。弟前在唐山課業爲業不免勞心然鄉居世境艱難仰視俯事需財不得不別故鄉走南洋冀得餘資以慰父老之望人所同情也到來未久在英屬都期度暫作傭工運也不及及於疾厄大約因勞心勞力曾吐血一兩次心口乳部常痛又似膀胱受濕經延醫多次數月以來絲毫無愈自亦不知由何所發也久聞大國手竺西氏之良醫是以將症原由并即付銀求他批症發藥訂病賜來水茶丸散服之大見功效再取第二次藥而食之各病皆瘳今神氣強健大勝從前弟感竺西氏良醫理應報答未能惟有靈弟之棉力登諸報章俾梓里染疾求治者知其止焉。先生醫館寓金山大埠企李街七百七十號。民國四年五月。日社英屬安且由省都期度弟吳春園恭